

【流光碎影】

## 皇亭棋茶社忆往

□李耀曦

当年皇亭棋茶社的“象棋擂台大赛”云集了各路民间好手，而镇台主帅则为有“济公活佛”之称的常胜冠军王立鹤。王家住附近历山顶街，当时落魄江湖，以拉地排车为生。没想到，笔者曾在护城河边棋摊上与这位“济公长老”喜相逢，以棋会友再续前缘。

### 棋茶社成老一中第二课堂

上世纪60年代，笔者在运署街上的老一中读书，同学之中有几位棋艺好手。原因无他，近水楼台先得月也。当时一中校园，北有大明湖汇泉堂棋茶社，南有泉城路皇亭棋茶社。两者之间，校园距皇亭更近，仅有一街之隔。也因此，这家棋茶社就成了老一中的校外第二课堂，学生棋迷们的常来往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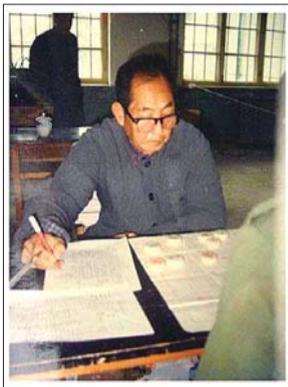
1965年冬天济南市象棋比赛，由皇亭棋茶社承办。经多轮鏖战，成年组冠军为王立鹤夺得。少年组前四名，分别为刘合义、黄云龙、朱锡实、王晓星。四位少年之中，除黄云龙之外，均为济南一中初高中生。当年王立鹤、崔芳琴、陈仲夫被称为济南象棋界的“三大高手”。此次大赛过后刘合义、黄云龙、朱锡实即被称为当时济南象棋界的“三小名手”。后来听说，三小名手中黄云龙在文革中自杀身亡。刘合义下乡去了莱芜煤矿，上世纪80年代初曾荣获山东省象棋赛亚军。朱锡实则曾任山东省体育中心少年专业象棋队教练员。

今日泉城路皇亭体育馆，为上世纪60年代皇亭运动场旧址。昔之运动场大于今之体

育馆，当时有东西两个大门，西门临东箭道，东门临按察司街。西门内有篮球场、足球场、田径场等，东门内则有皇亭小学与历下区文化馆(64年迁出)。运动场两门之间的院墙外为“中苏友好画廊”。画廊玻璃橱窗内曾陈列中苏两国篮球队比赛的大幅照片。后来前苏联变为“苏修”遂作罢。

当年皇亭运动场内这些群众文体娱乐活动一应俱全，故而十分热闹。尤其皇亭棋茶社，更是人气旺盛。皇亭棋茶社即为当时文化馆体育组筹办，委托一对老夫妇经营。茶社位于皇亭北围墙附近一座高石台子之上。天天开门营业，整日茶客盈室，茶烟袅袅，棋声悠扬。每逢星期天，都要在台口立块广告牌，上写“今日象棋擂台大赛开场”一行大字。便见有人跃上台去，到棋室前报名，而后昂昂然跨入室，如同古时侠客揭了榜纸，要与擂主比个雌雄高下，以展多年练就的身手。

不多时棋室墙上大棋盘右下方，便贴出攻擂者的大名。楚河汉界大战开始，红炮二平五，黑马八进七，双方每走一步，随即在大棋盘上演示。台下茶客纷纷屏息观战。众目睽睽紧盯大棋盘，紧要关头，饮者忘其茶，吸者忘其烟。擂台大赛吸引四面八方



上世纪80年代初王立鹤在临沂地区象棋比赛中

各路英雄豪杰前来打擂挑战。守擂方则组成以“四大台柱”和“八大金刚”分任主擂与副擂的强大阵容严阵以待。记得当时四大台柱为冯子村、张理达、高殿庆、池东亮等人；八大金刚有陈传增、叶捷民、邹玉滋、王昭、杨金平、马印玉、花鸿宾、赵辰生、张维广八九位。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，既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，也有工人职员教师技术员工程师等。

### “济公”王立鹤乃镇台主帅

如果副擂主擂均被不知

哪里来的高手打败，统统扫下擂台，那就直逼镇台主帅亲自出山了。而镇台主帅并非别人，即是有“济公活佛”之称的常胜冠军王立鹤。王冠军家住皇亭斜对面历山顶街，当时落魄江湖，以拉地排车为生，整日衣衫褴褛，灰头土脸，济公活佛这个绰号可谓形神兼备。

“济公”王立鹤对老一中学生们来说，则是近在身边的神人。不少棋迷言其起居行踪、家庭身世，知之甚详。原来，王立鹤名聿群，字立鹤，出身于临沂书香门第大家族，早年毕业于杭州某大学，曾在郯城中学任语文教员。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遭批斗，妻离子散，猝发精神病。疯了的王立鹤被老父母接到济南。康复后即以拉地排车糊口。借下棋消愁解闷，因有童子功，数年后遂成高手。

1966年夏天“文革”爆发，皇亭棋茶社关门大吉。琴棋书画皆为“四旧”，众棋手如鸟兽散。成为“牛鬼蛇神”失业在家的王立鹤只好偷偷跑去护城河边下棋。1968年秋天，我们这些“老三届”中学生也被统统逐出校园四散社会各奔东西。当时我作为“病退知青”留守济南在家待业。不意之间，又于护城河边棋摊上与这位济公长老喜相逢。1970年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王立鹤被遣返临沂老家扫大街掏大粪。1972年济公王立鹤曾偷偷跑回济南下棋，临走众棋手们为其凑盘缠。那时我刚进一家区办小厂当学徒工月薪18块钱，也慷慨解囊捐了三块钱。

当年三大高手之一的陈仲夫为山东电力设计院工程师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本人侥幸“范进中举”进了山东工学院。没想到毕业后与陈仲夫成了电力设计院同事。1984年全院职工象棋比赛，老陈与我分列冠亚军。

如今思之，皇亭棋茶社与我缘分匪浅，否则不会遇此高人。

◀皇亭体育馆



爱历下 写历下  
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 
协办:历下区作协 邮箱:qwbqst@sina.com

## 泉水边的人家

□李然

我自幼与王府池子比邻而居，长大后又曾在大明湖南岸的一所中学(现已拆迁)工作，与泉水渊源至深，自己心中便有了一个执着的意念：泉水本就是泉城与世俱来的灵魂。这，恐怕也是泉水边的爱泉人都有的一个情结吧！

没能居于济南的四合院中，但从居民楼上俯瞰而去：泉水散布于一座一座的院落，依泉植柳，讲究的人家甚至在院中修起赏泉台，成为济南四合院独树一帜的“亮点”。倾心领略“泉水穿墙过户”、“垂柳拂面弄影”的柔和与灵动，同样情趣盎然。

记忆中，成长脚步总是伴着泉水叮咚的节拍，细碎、欢快而绵长。楼下涓涓细流是我梦中的知心姐姐，夜深人静时附在我耳边浅吟低唱，哄我

进入梦乡。家外的淙淙泉涌则是惹人心动神摇的伙伴，风和日丽时，我们几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就会呼朋引伴，依着腰胯斜斜地端着一小盆“衣裳”，蹦蹦跳跳着去与泉水联欢、合唱。那清清的泉、柔柔的柳，又曾记下多少少女质朴而清纯的心事啊！有时，感觉自己仿佛立足于一个神奇而庞大的水囊，脚下稍一用力，便会踩压出一柱水来，从此在人间缓缓地流淌。于是，大家会跪立着双脚小心翼翼地在地上跳来跃去，水面映出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模样。有时，大家又会没来由地忘情飞奔、纵情大笑，一任清脆的笑声掷向柔和的水面，激起朵朵水花，荡开圈圈涟漪。

时光如水。与水相伴的日子显得意趣悠长而难忘。小时

候，最喜在炎炎的夏日，偷偷采摘一株荷叶，用竹签刺透叶心，与叶茎打通，寻一处涌流的泉水，一只手堵住叶茎的底端，另一只手捻了叶子接水，之后，嘴巴再凑上去含了叶茎，清冽的泉水一顺而入，甘甜怡人。这对久居泉边的人来说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；然而，对于古今文人墨客而言，却是不可多得的雅趣，称之为“碧筒饮”，并演绎为清凉有趣的饮酒习俗。宋代欧阳修关于“酒盏旋将荷叶当”的词句，即将“碧筒饮”的情趣与欢乐诉诸文字，读来意味深长，特色独具。

长大以后，我更爱在幽静的小巷里穿行，在“清水月韵，荷香十里”的意境里深思。行走在湿滑的青石板街，掩映在路两旁茵茵的青苔

里，古朴而又安详。安坐在大明湖畔一处静谧的处所，任带着荷香的清风驱散四周的暑气，伴着蛐蛐和知了的鸣叫，看萤火明灭，听水声汨汨。于是，多少个夏夜就这样清清爽爽地度过了。尤其当几乎要被生活中一些无谓的琐事和周而复始的枯燥所淹没时，更会想到这样一个静寂的角落，面对一片澄净的湖泊，赏着一湖的白花绿叶，心情便在一呼一吸之间平静下来，心头的纷繁杂芜也即随风而逝，顿觉心如这满湖“花中君子”一般，圣洁如水。

是啊，泉水边人家的记忆，都如那晶莹剔透、汨汨而起的串串水珠，随便一个涟漪荡来，便串起了这颗颗珠玑，成就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回忆。

【口述城事】

## “老字号”北厚记酱园

□王绍忠

位于济南东流水西侧，江家池路口的北厚记酱园，对老济南人来说是耳熟能详，妇孺皆知。

坐北面南的三间铺面窗明台净，整洁如新。一米来高的柜台上，摆放着一长溜白底青花瓷罐，内盛品类繁多、花样俱全的酱菜。有柔韧保质的疙瘩咸菜，有外切内连的萝卜咸菜，有形状杂碎的什锦咸菜，也有皮瓢丰满的酱瓜咸菜，可以说五花八门、应有尽有。这些普通的小菜，适合当时市民的生活需求和收入标准。每日店铺都人如潮涌、门庭若市。

北厚记更有独到创新的品牌货品。编篓酱菜和五香豆腐干是逢年过节串亲访友、馈赠宾客的高档礼品。小巧玲珑的元宝篓和细脖圆肚的油篓内，装满可口的酱菜和清香的豆腐干，篓盖顶端盖有一帧印有北厚记商标的赤红烫金的盖头，显得礼品相当庄重、排场，乡人都誉之为“济南府酱菜”。



酱园

北厚记酱园是清末开张营业的老字号，它原名叫“东冻源酱园”，掌管鼎盛时期的是第三代东家石绍先，系章丘县绣江河西岸的浅井村人氏。他操持着北厚记和西厚记的经营，当时资金丰厚，富甲一方。石绍先秉性诚实、待人热忱、态度谦和。衣食住行崇尚节俭，为减少花销，他外出办事从不雇佣豪华阔绰的二马轿车，总是乘坐低廉简陋的人力三轮。因而，他在全市商界威望极高，颇具影响力，民国成立以后，被一致推选为济南商会会长。

石绍先治店严谨，经营有方，理财有道。在北厚记店铺门前，西侧各竖有两方牌匾，左写“货真价实”，右写“童叟无欺”。进店迎门墙壁上左右各贴有“修身”和“践言”二字。修身即踏踏实实、规规矩矩做人；践言为店员要身正心诚、言必有信。

有一次，一个不满六岁的孩童把一张整票塞到柜台，说要买一篓酱菜。富有经验的姓王的店长忙拿起货币走出柜台，拎着孩童回家。见了家长客气地说：“孩子岁数小，买货说不明白。为了路上安全，我特意和孩子一起回来，顺便问您要买哪样酱菜。您家务忙脱不开身，我替您办吧。一会儿把货送来，请放心吧！”家长听后，不胜感激。北厚记对长者幼童以及耳明目眩、腿脚跛瘸者，一律随客送货进门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石绍先之子不幸早亡，北厚记便交于其孙石树滋经营。石经理以“待客热忱、灵活经营”为治店宗旨，全年货源充裕，销路大开。上世纪60年代度荒时期，乡下食盐缺乏，人不食盐浑身无力。章丘社员便三五成群到北厚记购买豆瓣酱作盐。石经理心慈面善，再三叮嘱店员：人在灾荒时给一口，强似饱时帮一斗。凡社员来济购买豆瓣酱者限购五斤，每斤降价一毛，不准“放空”；当天不能归者，管吃管住，要急人所难。

那时，我因患腿疾赴济插班入学，在乡下吃煎饼惯了，在济吃“三合面”(豆面、苞米面、地瓜面)窝头，口感发散，便只好喝一口开水送一口干粮下肚。我看到北厚记墙上贴有“分钱(生意)不拒”的店规，便跟家里讨要了一分钱硬币去买半碗豆腐乳汤汁就菜用。买的次数多了，店员就热情地照顾我，给舀上一些豆腐乳碎末。

后来，文革寒潮席卷城乡，石经理被扣上地主资本家压迫、剥削的罪名，饱受抄家、封门、押解返乡之灾。北厚记一度停止营业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暖心政策落实，百年老字号酱园又迎来生意繁荣、经济振兴的阳春。